# 十堰乡愁树

■ 金钱河

立春之后，乍暖还寒，只要一夜东风劲吹，漫山遍野的樱桃花便迫风怒放了。琼白如雪，银光若浪，仿佛千万只玉蝶在飞舞。整个水郭山村便掩映在白色花丛之中，一股春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春天的乡野安静而有生机。散落在山水之间的麦田、菜地，加上边上有几户农舍，可称之为田园，远称不上风光。但是，只要有几棵花儿盛开的樱桃树往庭前屋后一站，村子便灵动起来，即为美丽的田园风光了。

十堰地区尤其是汉江两岸的原居民，每年春天家家都爱在房前屋后、田边地头栽几棵樱桃树。久而久之，便形成了无数个樱桃庄、樱桃沟、樱桃谷、樱桃村、樱桃坪了。阳春三月花开之时，走在乡间小路上，只要有人家的地方就随意可见樱桃花。它们或玉树临风亭亭玉立，或三五成群花团锦簇，或片状散布若白云朵朵，或集中连片仿佛琼花海洋。一步十景，让人眼花缭乱，美不胜收。行走在灿烂的花树下，仿佛漫步在美妙的童话世界里一般梦幻。

每年春天樱桃花总是率先绽放，引领一年一度的第一波花事，让整个大地浪漫、灵秀起来。压抑一冬的城里人再也矜持不住，纷纷扶老携幼开启赏花模式。有樱桃花的地方就会人头攒动。披着彩巾，摆拍造型，若彩蝶翩翩，女人之乐也。树上黄鹂上下跳跃歌唱，树下小孩学鸟语对话，学黄蝶飞舞，儿童之乐也。绘画写生摄影的神情专注，艺术人之乐也。拍婚纱摄影的笑容灿烂，恋人之乐也。连老人们的腿脚也分外矫健起来，全城人都乐起来了。最乐的当属农家乐的主人了，乐开怀的还有院中的几只小狗。微风吹来，飘起了樱花雨，曼妙感觉如漫步在下着流星雨的银河之中。风花雪月，泛指人生美景，所谓风花应是此风此花此景吧。

大约一月后，待红了樱桃、绿了芭蕉时，又促成了倾城出游的第二次高峰。

由于十堰特殊的位置与气候，汉江樱桃以汁多、皮薄、肉嫩、入口即化而著称，2014年被国家农业部授予“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”称号。晶莹剔透的一树树红樱桃，既是景，又是味。看一眼诱人匀魂，尝一颗甜透心田。因为是新春第一道水果，味觉渴望得太久，便忍不住口舌生津，先尝为快。因为汁多味美，入口即化，馋得让人口水直流。因为皮薄肉嫩，难以保鲜，虽一骑红尘也难让贵妃笑吃鲜果，勾得吃客只好千里云集以享口福。吃上一碗，心满意足一年。错过美味，遗憾四个季节。尤其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游子们，吃樱桃成了心心念念的一件事了。

每到吃樱桃的季节，住在乡下老家的父母亲总是早早打来电话。不管多忙，我总是抽空邀兄妹结伴而归，吃上几大盘樱桃，喝几碗黄酒，直到微醺方才尽兴。再搬凳在樱桃树下拉拉家常，饮几大杯家乡茶，一家老少其乐融融，倍感惬意与暖心。一扭头，发现几只母鸡扑腾腾跑向树下，争着抢着啄食掉落在地上的一粒粒红樱桃。

去年“五一”期间，我在邵阳樱桃沟村70院遇上一大帮吃樱桃的老人。他们来自天南海北，有东北、武汉、上海等地的，年龄从六十多到八十岁不等。他们边吃着樱桃边讲着故事，甚至还兴奋地唱起了《樱桃好吃树难栽》的歌。老人们敲打着桌子，时而欢声笑语，时而又眼含泪水。原来，他们是第一批“三线”建设时来支援“二汽”建设的退休老专家。昔日来时，十堰还是堰塘散布的田园。筚路蓝缕、拓荒奋战时，他们天天唱着“樱桃好吃树难栽，不下苦功花不开。幸福不会从天降，社会主义等不来……”他们就是唱着这首歌进行大会战的，建起了电厂，盖起了厂房，铺起了铁轨，造出了东风车。他们说，当年唱起这首歌干活，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，特别是第一次吃上本地樱桃时甜透于心，从此就痴迷上瘾了。他们离开十堰后老是念着它，想着它，每到季节来临时不吃上几捧，吃啥都没味。所以，每到樱桃红了的季节，总有人牵头吃喝回十堰。

品尝樱桃，回味青春，心里蕴着的那一抹乡愁，像春天的花朵在生命的枝丫间繁茂盛开。

看来，灿烂的樱桃花成了十堰人的视觉印记，香甜可口的红樱桃成了十堰人舌尖上的记忆，《樱桃好吃树难栽》成了十堰人的精神基因。

因为樱桃花开，我们相约赴会春天的浪漫；因为樱桃果熟，我们品尝了每年的第一枚鲜果；因为“三线”建设，来自五湖四海的十堰人学会了同一首歌。

樱桃，已融进了十堰人的血液，成为十堰人的乡愁。

# 心中桃花源

■弘道

常在周末看到别人去郊外游玩，我除了羡慕也一直总在梦想，有一天郊外也会有我悠闲的身影。

一年多前，我选择远离都市，为了理想在乡村摸爬滚打，时间似乎又回到了初中那个“青涩”年代。虽然没有隔壁班经过窗前的那个女生，但每个星期天下午三点，我仍准时从城里坐班车到乡村上“晚自习”，星期五下午从乡村坐班车回城里“听父母教诲”。到了星期六，长途奔波加之五天“学习”的劳累，我基本都是睡到自然醒。那个郊外游的梦想虽然记挂在心，却一直没能变为现实。

幸福总是来得太突然。“哥，快起来!”那天被弟弟叫醒时，我正在梦中偷吃邻居家的梨。“今天天气不错!”弟弟指着窗外高高升起的太阳说：“你不是一直想郊外游吗？我在地图上查到一个叫桃花岛的地方，离我们不到二十公里，是个郊游的好去处!”我问：“真的吗？”说走就走，仅仅十五分钟，我就洗漱完毕还吃了早餐，换了身休闲春装，小鸟般飞奔上车。

车上放着音乐，和着美妙的音符，不知不觉已穿过林立的高楼。道路两旁的房屋渐矮，不一会儿已见大片农田和村居。窗外，阳光明媚，田野里散发的清香沁人心脾。

“还有多远到桃花岛？”我有些迫不急待。“导航显示还有五公里左右!”弟弟答道。路越来越难走，远处可见几辆大型工程机械正在施工。“不好，前方估计没路了!”弟弟说。又行一段，前方车辆扬起尘土，几欲遮挡视线。我们继续前进，直到前方赫然写着“道路施工，车辆绕行。”

“哥，还去不？导航显示要绕行20公里。”

“去啊，我爱桃花岛!”我坚定地说。

车调头拐进一条土路，颠簸着穿过一条山谷，桃花岛的轮廓已隐约可见。我激动地把头伸出窗外，但没看到桃花盛开的景象，心里骤然有些失落。

“哥，要不回去吧!桃花好像还没开!”弟弟又说。

我从失落中回过神来：“来都来了，还是去看看吧!”这处桃花岛四面环水，一端通往陆地，景区正在施工，游人很少。一路都是新绿，但没有见到一朵桃花，偶尔几棵桃树含着紧闭的花蕾。我们勉强逛了一会儿，最后万分失落地回去了。

每个人都有心中的桃花岛。桃花岛是什么样的？我想，多数人喜欢的桃花岛，一定是春光明媚，桃花盛开。然而，我心中的那个桃花岛，不需要万花齐放，有那么几朵沁人心香的小花就可；不需要游人如织，有那么几个懂花、怜花之人就可；不需要蜂萦蝶绕，有那么几只蜂蝶在花枝上你追我逐就可。

每个人都有心中的桃花岛。桃花岛在哪儿？有人说在视线极好的高山之巅，也有人说在曲径通幽的美丽溪谷，还有人说在一马平川的希望田野，更有人说在好多地方都见过桃花岛。我认为，他们说得都对。桃花岛有多远？也许近在眼前，也许远在天边。

每个人都有心中的桃花岛。怎么样才能到达桃花岛？有的人一生也没能看到心中的桃花岛，没能见到心中的那片桃花。有的人离桃花岛很近，却始终没有抬脚迈出出发的那一步，始终与桃花仙子无缘。有的人离桃花岛很远，隔着关山重重，需要征途漫漫，甚至要用一生跋涉、穿越万水千山，但却坚定一个方向，朝着一个向往。

每个人都有心中的桃花岛。我的桃花岛在哪儿？也许就在岛上，只要拨开那层迷雾就能看见；也许就在眼前，只需要穿过对面的那片竹林就能到达；也许终其一生在困惑中追寻……

晓露未晞

吴俊化 作

# 泉水湾的鸭蛋

■ 彭坚

泉水湾，是房县西关的“浣纱池”，在西关的正背后，地势比西关老街低得多，有一湾清泉，襟带着一大片绿油油的水田，成群结队的鸭子在水上嬉戏，水边有磨得光光的洗石和众多的浣衣女。可以说，没有泉水湾，就没有一个洁净古香的西关，它是西关人心中最能泛起涟漪的清泉，滋润着西关人，一代又一代，生生不息。房县城出西门过西河桥就到了西关，从桥头往西望，由大西关、中西关和小西关组成，蜿蜒三里地的老街，清一色的青石板、鹅卵石铺筑，两侧边渠长年清流悠悠。街上，商铺鳞次栉比，会馆云集，早市景象犹如一幅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过了三官台，西行二里地，你能看见一个小桥流水、植声阵阵的村庄，那就是泉水湾——我记事儿的时候，跟着本家姐姐常去洗衣晾被的地方。“三月三，茅芽尖，洗衣裳跑到泉水湾，早晨洗晚上干，第二天早起直接穿。”大姐教我唱的这首童谣，我至今记得。我还记得，泉水湾的水很清、很甜，冬暖夏凉。那时候，天麻麻亮，星星还在眨巴眼的时候，大西关、中西关、小西关还有城内三关的俊俏媳妇们就拎上一大竹篮子衣裳，成群结队，披星戴月地往泉水湾奔，为的是抢个好位置。洗澜澜，洗澜澜，小媳妇们说着家长里短，嬉笑怒骂，浣洗完毕，不会忘记捧一捧泉水洗个脸，拢一拢头发，抿一抿鬓角，摸出随身带的小镜子上下左右照一照，梳洗一番才上路。那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啊！正如我小时候唱的儿歌一样：“月亮走，我也走，我给月亮背小篓，一气背到石榴树，石榴树下一碗油，几个大姐赛梳头，大姐梳个金灿灿，二姐梳个银灿灿，轮到我刮个光光头。”一边唱我就一边想，这个“石榴树”就是泉水湾吧，因为泉水湾有石榴树，树底下有洗衣裳的大姐，有洗完衣裳梳头抹油的大姐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香油肯定抹不起，可能是自家炼的化猪油？泉水湾的水暖，鸭先知。初春午暖还寒，肥嘟嘟的鸭子溯流而上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，贪婪地觅食着鱼虾。65岁的雷立元是泉水湾人，祖上几代人都一直住在这里，他告诉我说：“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，门前渠边里的鱼多得很，我爹把门板下了，往渠里一插，竹篮子伸进水里一舀就是半篮子鱼。”

到了插秧的季节，老牛哞哞，牛鞭声声，犁耙水响。作业道上，一群公鸭追着母鸭，一溜儿小跑，找到秧田就咳咳溜溜扎进去，那里，秧鸡叫得正欢。“我爹使两头牛，耙出来的小鱼、小虾、泥鳅在田里乱蹦，鸭子吃的都是好东西啊！”老雷如数家珍。泉水湾的鸭子名气大，清同治四年房县志记载：“鸭产泉水湾者良。湾距西关里许，绕岸百余家，花柳映带，泉眼数十孔，水生细蝦，鸭食易肥，所谓房鸭。”由此可见泉水湾的鸭子福气之大；因为水暖，鸭子长得快，繁殖快；由于吃鱼虾泥鳅，蛋白质摄取得多，蛋就下得勤，个头就大；再一个，泉水鸭属麻鸭，喜群居，农户都放养，鸭子一天到晚从田里窜到地里，从泥里趟到水里，一天到晚在野地里到处跑，食杂多样，都是绿色纯天然食物，产的鸭蛋能不好吃吗？据县志载：“泉水湾年产鸭千余只，蛋约八千斤。”说到这，你要问，泉水湾的鸭蛋有啥特别？差别可大了！先说它个大。比别处的鸭蛋要大一圈，椭圆周正，饱满匀称，卖相好；再说颜色，泉水湾的鸭蛋是青壳，青中泛绿，看到都有胃口，而别处的多灰白壳。这是卖相，里子呢？那叫心儿里红。打到碗里，蛋清透明扯粘丝，蛋黄深红，泛着油光。小孩上了火，大人麻利地冲一碗鸭蛋花，喝下去立竿见影。我多次看到大伯从地里干活回来偷偷摸出一个生鸭蛋，打破，一仰脖就吞下肚，问他，他说喝了“下火”。泉水湾的鸭蛋不仅心儿红，而且质嫩，不论是煮还是腌，鸭蛋清都嫩滑绵柔，入口即化，不像有的鸭蛋，硬梆梆，木渣渣的，所以老幼都喜欢它，它是房县一绝，上了志书的。哪家生了孩子过满月，哪家老人做寿，要是拎上一小竹篮子泉水湾的鸭蛋，盖上几枝天竹叶子上个礼，主人肯定把你拽到上席就座。除此之外，泉水湾鸭蛋还有一个特点是离壳。一般煮熟的鸭蛋，蛋壳和蛋清往往粘连难剥，泉水湾的鸭蛋由于油脂多，蛋壳蛋清游离，一剥就开，利索得很。至于泉水湾鸭蛋的做法，最好的做法是腌。“我记事时屋里养了十几只鸭，下的蛋吃不完，装到窖罐里用盐腌，过端午节时，我妈煮咸鸭蛋都是用水桶装的。”老雷说到这儿时两眼放光。过去哪家人办事，咸鸭蛋是席上少不了的，煮熟的咸鸭蛋用刀一切两半，蛋青质白如玉，而蛋黄那个红啊，红得跟海上的日出一样；那个润啊，大看到蛋油正在从蛋黄里慢慢往外沁，马上都要流了，你恨不得一口把它吞下去，生怕这油溢出来浪费了，你不晓得当年的油有多金贵。

又是一年杨柳春。信步从小西关(过去叫向阳)穿老街，过三官台，进泉水湾，房县县委、县政府年初确立的2019年十件实事之首的“西关印象”项目建设现场塔吊高耸，机器轰鸣，沿街民居改造热火朝天。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几院明清风格的“大宅门”修葺如故，青石条铺就的天井院，是一个“口”字里套着一个“口”字的“回”字，彰显出名门望族当年人丁的兴旺、门庭的热闹，呼唤着游子和荣光的归来。“西关印象”已呼之欲出，我眼前又长出一条布满青苔、鱼背般光滑的鹅卵石小街，哗哗的清泉从木板房檐下的边渠里淌过，街的那头，一串哒哒的足音响起，那是早起的妇女们奔向泉水湾“赶洗”的身影……泉水湾啊泉水湾，你是房县人心头挥之不去的“西关印象”！你看，泉水湾的水还在，水也还清，哺育着十几万房县县城人，洗位也在，慧泉水业有限公司落户泉水湾，过去的泥巴渠、洗石变成了水泥渠、水泥洗石。如今的泉水湾成了竹林深处人家门前的一条小溪，滋养着美丽乡村。

眼前，几只鸭子在阳光下觅食，一个小媳妇正在溪边浣洗，身影在阳光下被镀上了一层金色。望着她的背影，我痴痴地想：不知她家里还有没有泉水湾的咸鸭蛋，我想收藏一枚。

## 樱桃沟

（外二首）

■柯海洵

疑是千树凝雪霜，
出手三月未觉凉。
漫步仰攀樱芽短，
驻足回望年龙长。
隔叶粉墙村紫瓦，
穿枝蜂蝶舞觉香。
忽然春风吹拂落，
一树白头我相仿。

## 人民公园

深红浅翠迎春，
倚山临水题匠心。
园引异兽狮虎吼，
树藏珍禽鸣好音。
几番歇风拂黄翅，
一潭碧水跃锦鳞。
无奈欢乐留不住，
重阳塔尖已黄昏。

## 四方山

千顷广场连翠微，
万人登临共清晖。
遥想真武驻足望，
犹梦仙翁骑鹤飞。
岭外东风驰有道，
云间汉江流不息。
盛世繁华归黎庶，
天地浑然智总机。

## 忽见

（外二首）

■王天祥

黄浦春来料峭来，
紧缩衣袖护襟怀。
抬头忽见河边柳，
早有青枝孕绿胎。

## 大地

濡养从未吝惜，
花红草绿小业桥。
无须回报无须谢，
乐为夕阳展锦衣。

## 乔叶

乔叶英英流碧霞，
扶枝红蕾竞芳华。
春风增我三分色，
不肯私藏馈大家。

## 北郊赏樱

■彭潮

早春踏青赴北郊，
原野葳蕤迎花朝。
温风拂面樱花雨，
小镇三月犹雪飘。
田中村变起烟呵，
闲浇菜园盈岳鳌。
孩童嬉玩花荫下，
山塞啁啾鸣树梢。

## 春日

（外一首）

■谭运兰

春日花朝染碧丛，
锦枝玉树满园葩。
缤纷娇艳添新韵，
芳溢炯柳莺鸣涯。

## 花神

阳春三月李桃花，
景醉芳馨万里霞。
柳翠燕飞风光好，
凤舞洛神蝶闹哗。